

專頭(上)

李萬里要停
蔣彤雲整理記錄

四年制的空軍官校現況。

空軍官校改為四年制後，因為淘汰率高，部隊飛行員缺員多，各中隊飛行員編制從未滿編，為加速培訓飛行軍官，民國五十八年成立飛行專修班，至民國六十二年停止招生，前後六期，培訓二百二十六名飛行軍官，我是第一期，被暱稱「專頭」，我也樂得帶領學弟們，和他們話當年……

從飛校到飛專班

民國五十七年那年暑假，高中畢業參加大學聯招，考取逢甲工商學院，想想私校學雜費加上生活費，所費不貲，非軍人家庭能負擔，偶然間看到飛行專修班一張小摺紙（兩頁的招生海報），上面的飛行員帥斃了，讓我好生嚮往，按照海報上的招生日期，第二年農曆年後，報考飛專班並獲錄取，成了專修班第一期學生，但是父親反對我飛行，不願作保，只好自己找了兩位長輩當保人，從軍去了。

我是寒假班，後來知道當時招生廣告上的主角是鄭子崇、許張陶，聽說倆人當時在桃園五大隊跑道頭警戒，突然被叫出來當模特兒拍照，心有不悅，沒個笑臉，誰知酷酷的臉卻成了亮點，不少同學就是衝著招生海報報考飛行專修班，至少我就是因為他倆，對飛行員嚮往不已。

空軍總司令部為彌補空軍官校員

額不足，民國五十二年五十五年曾招收四年飛校生，每期訓練兩年，專學飛行，後來聽空軍總部人管組說：「飛校停招原因是，民國五十五年以前，空軍官校僅就讀兩年，有些期班同一年分一、二、三班先後入校，學制紊亂，教育部堅持官校必須改為四年大學制度，學分必須修滿，飛行不算學分，飛校生只學飛行沒有學歷，於是停止招生。」

飛校裁撤，空軍官校改為四年制，但是淘汰率高，部隊飛行員缺員多，各中隊飛行員編制從未滿編，飛行員嚴重不足，期間空軍官校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這五期學生，官校畢業再學飛行，結訓後分發部隊年齡偏高，為加速培訓飛行軍官，民國五十八年成立飛行專修班，我成了專修班第一期學員，飛



空軍官校配合大學四年制，直接促成飛專班招生【照片取自空軍官校臉書】。





飛專班第一期基本組結訓區分甲、乙兩班，甲班進入高級組飛T-33型機（上圖）。

專班前後辦理六期後再度停止招生。飛專班第一期招生三十二人，三個月虎尾新生訓練結束，進入官校，先學地面學科，不久跟著官校五十一期飛T-8，感覺飛行過程中有同學陸續被淘汰，待基本組結訓又陸續淘汰多人，入校的三十二人剩下十二人，這時分甲、乙兩班，甲班進入高級組，乙班進空運組，當時我已累積八十小時飛行時間，和另外六個同學跟著甲班進入高級組飛T-33A，另外五人到屏東飛C-119，每天一大早，五名空運同學和五十一期空運同學，坐上一部軍用大卡車前往屏東基地，結訓後，空運組同學直接到嘉義基地報到飛HUD-16水鴨子。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高級組結訓，我們七個同學跟著五十一期前往新竹基地部訓練隊報到並換裝T-8，學員長鍾申寧（五十一期）、副學員長王保華（五十一期），當時T-8即將轉交菲律賓，基地裡同時有五十一期同學、專一期七位同學和換裝T-8的菲律賓飛行員，人多加上T-8妥善率不高，在新竹基地待的時間雖長，飛行時間卻不多，民國六十年結訓時，我的T-8飛行時間僅三十個小時就分發嘉義基地。

在嘉義基地，跟著三十二期大學

學員長陸渭松老師（圖左），曾參與民國四十七年溫州灣空戰，並與擊落米格機的夏繼藻老師（圖右）合影留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長陸渭松同一個班換裝T-100，陸渭松是學員長，民國四十七年學員長曾經參與九二四溫州灣空戰，參加世界首次以響尾蛇飛彈擊落米格機之空戰，是獲頒獎章的英雄，我喜歡聽學員長提起當年駕駛T-8掩護桃園第六偵察大隊一架RF-4D執行偵照任務時，於溫州灣上空發生的那一場空戰。

初生之犢不畏虎

民國六十二年，甫完訓不久，我駐防馬公，正值警戒，戰管下令進入三分鐘警戒，四人立刻分別進入座艙，完成起飛前待命，我抬頭看了看，



李萬里老師曾駕駛F-100A援救一艘被中共包圍的海軍船艦（非該船艦，僅示意圖）【上圖為本社資料照片，下圖取自海軍司令部臉書專頁】。



天氣不佳，雲低，這時警戒室警鈴聲響起，領隊王伯廷，我是二號機，三號機范思緯，四號機劉翼天，計四架F-100A受令掛著炸彈緊急起飛，一路向北，快到馬祖時，看到另一批更早已嘉義基地起飛的F-100A，我們是第二批抵達馬祖上空的機隊，上級指示我們尋找一個目標，原來是我國一艘海軍艦艇被中共快艇包圍，海軍呼叫空軍援助。

海軍艦艇被中共包圍，情況緊急，當天陸續起飛了好幾批，均掛著炸彈，對岸是魚雷快艇，以F-100A本身20MM機砲欲擊沉毫無問題，但是對岸並無動靜，上級下令：「對方開火才能還擊」，且要被擊傷之後才准還擊，總歸一句話：「就是不能率先出手」，這是當時國防部的概念，我心想：「這是什麼邏輯，飛機如果被擊傷想要還擊，恐也『徒呼負負』。」

不能出手，那就嚇嚇他們，我們以大角度大速度下去，以機砲追瞄嚇阻，對方快艇開始S-turn逃離，這時無線電中傳來警告：「不准開槍！」我們拉起來再次下去追瞄，這情形如同對地炸射，我方數架掛著炸彈的飛機，在馬祖附近空域，輪流以大角度大速度下去以機砲追瞄嚇阻。

中共快艇一一倉皇駛離，危機解



中共魚雷快艇遭我國F-100A追瞄嚇阻，最後只能倉皇逃離，我國海軍船艦在馬祖海域得以順利脫險。

除，受令返航，因為天氣不好，頭一批自嘉義基地起飛的四架F-100A全落新竹，領隊王伯廷問三、四號機油量，二人回答只剩一千磅油量，油量已低，無法返回馬公，領隊決定在新竹落地，由於不能帶彈落地，領隊指示在外海安全拋棄掛載的五百磅炸彈。

三、四號機先回來落地，天氣糟，雲極低，我與領隊王伯廷雲中編隊

GCA返降，隱約中海面浪花就在腳底，感覺似乎就要碰觸到海面，我有些擔心，風大造成我的飛機叩叩不停抖動，到了GCA五邊進場最低限度，仍不見跑道，王伯廷突然大叫：「go around」，他加了油門重飛，當下我就蒙了，我不僅完全看不到跑道，瞄了一眼油量表，只剩兩百磅，F-100A一個航線就要兩百五十磅的油，心想：「完了，這下非跳傘不可」，緊急中四下張望，發現左前方有一條看來像是跑道，我把飛機往左撇，定睛一看果真是跑道，立刻修正飛機對準跑道，六千呎處落地，趕緊拉阻力傘，新竹風大，幸運的是傘張開來且沒有破，飛機停在跑道盡頭，油量表正好歸零，新竹的風救了我一命，歸詢時，看到王伯廷很想上前和他理論，後來想想：「平安落地了，人機均安，算了。」

中共快艇包圍我海軍艦艇，有明顯威脅進犯意味，這件事後來還上了媒體，但是我對上級下令「對方開火才能還擊」，且是要被擊傷之後才准還擊，始終耿耿於懷。

不久，部隊自馬公返回嘉義，有一回副總司令周石麟中將至基地視導，我曾據此問副總司令：「如果飛機被擊傷，你告訴我怎麼反擊？」他說

：「你還年輕，有些事情不懂」。當時對副總司令周中將的回答頗不以為然，如今回頭看，戰爭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造成兩敗俱傷，兩岸之間真的是不宜也不應輕易訴諸武力，他的論點是正確的，不能去挑釁，只是當年的我太年輕，真的是不懂，當下無法參透。（未完待續）



李萬里老師（圖左）曾當面質疑副總司令周石麟中將（圖右），為何遭受敵人攻擊後才能反擊，經過了歲月的淬礪，才知道輕易訴諸武力可能帶來戰爭的後果【照片由作者提供】。

· 空幼十三期校友 沐川 撰文 ·
歲月不能敗者

惟樹為然

卯兔的胡蘿蔔，在田野裡早鶯爭陽驕，菓子在樹梢鵲鳥飛行之目的覓枝築巢然樹的目的是成就它自己衆星霜夜露，掀四時雨風逢朝華之草，戒旦零碧落嫩葉枝在春日中隨風輕搖觀之大自然界的蟲鳥風景都助成它年復一年的年輪連林葉繁茂，老樹根彌壯高超出群的直幹落落盤踞那樹它孤直嗎？待舉頭看仰望不以時遷者松柏為然一樹春風千萬枝，不知何時與同樣朝上緩緩伸展的佳木一株復一株攢萬葉，連理枝偉歎！林樹拂雲百丈青（註一）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註二）老樹春深似有情早已交枝合抱了

註一：偉歎：表示讚嘆。

註二：本句引自宋·蘇轍《服茯苓賦敘》。

賦敘》。